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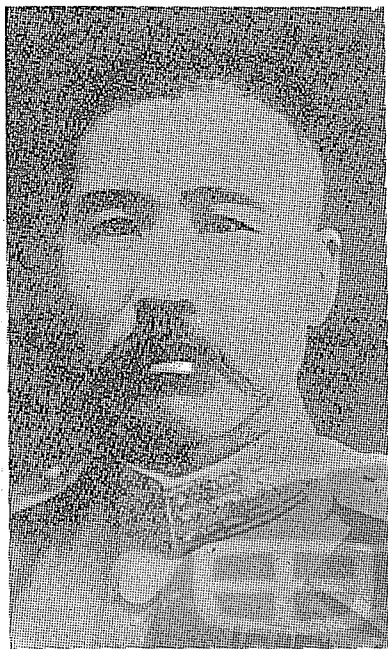
張宗昌下江南（續完）

萬墨林

奉軍南下搜秘錄

馮玉祥策反呂秀文

二次直奉大戰，直敗奉勝，當直軍總司令吳佩孚乘桴遊於海，大隊奉軍源源入關，最亟於南下佔地盤，求發展的，就首推山東掖縣張宗昌，爲了進窺山東，攆走鄭士琦，取而代之，他跑得比誰都快。鄭士琦剛把與河北接壤的津浦鐵路



時今業已成為軍閥「代表型人物」的張宗昌，攝于山東督軍任內。

軌拆掉，張宗昌的先頭部隊已經趕到了。而且，張宗昌本人還進駐滄州，再在豫魯邊境部署重兵，張宗昌隔一條省界，對山東虎視眈眈，垂涎欲滴。鄭士琦的拆路之舉，只要遲一步，張宗昌就老實不客氣的揮兵直入了。

方去一狼，又來一虎，鄭士琦的內心恐慌是可想而知的。萬般無奈，他唯有給段祺瑞上電乞援。那時節，關內河北成爲張作霖和馮玉祥平分秋色的局面。雙方勢須拾出一個傀儡，充作緩衝。於是，不倫不類的臨時執政，便落到了段祺瑞的頭上。

段祺瑞出爲傀儡，在臨時執政政府成立初期，他的發言多少還有點力量，當張宗昌強兵壓境，鄭士琦飛電求援，他便分別去向張作霖、馮玉祥說項。很湊巧，張作霖新獲大勝之餘，他要接收戰果，重作部署，一時之間還不想繼續用兵。另一方面，馮玉祥也主張張宗昌立即後撤。於是便由

張作霖出面下一道命令，叫張宗昌讓路，張宗昌只好快快而退了。

微妙的是，馮玉祥和鄭士琦非親非故，他怎麼會在鄭士琦的性命關頭，幫他這麼一個大忙呢？說起來，老奸巨猾、虛偽險詐的馮玉祥，還是有他的一套打算的。馮玉祥倒戈，搶先佔了北平城，他馬上就組織國民軍，國民一軍總司令馮玉祥兼，二軍總司令孫岳，三軍總司令胡景翼，仗着兵多將廣，又得了先鞭，所以國民一、二、三軍很快的就佔了保定、鄭州，直下河南，一條平漢鐵路沿線各地，先已成了國民軍的囊中物。奉系部隊，祇佔據了從山海關到冀魯邊境的這一帶，也就是津浦鐵路通過河北境內的沿線地方。

馮玉祥狼子賊心，貪得無厭，他亟於擷取山東，控制津浦鐵路，使我國由南到北的兩條大動脈，平漢線和津浦線，全都捏在他的手上。爲了達到這一個目的，他當然要張宗昌讓開了。

張宗昌奉了張作霖不許進入山東的命令，他只好歇馬滄州，按兵不動。這麼一來可就便宜馮

玉祥了，馮玉祥起先想爭取處在夾縫之中，徬徨失據的鄭士琦，他也曾派人去跟鄭士琦接洽。可是鄭士琦沒有馮玉祥想像中的那麼急和那麼優，他知道張作霖的勢力大，張宗昌還在陳兵魯邊，躍躍欲試，他怎敢製造張宗昌奪取山東的藉口，去跟馮玉祥勾串聯手。

鄭士琦婉拒馮玉祥的「合作」建議，馮玉祥便只好打歪主意，他利用時正失意的前任山東督軍，兼中央第五師師長張樹元，讓張樹元派一名親信，卸職的前第五師營長呂賓如，潛入山東，運動他的同宗，中央第一師第三旅參謀長呂秀文，馮玉祥要呂秀文在曹州舉事，驅逐鄭士琦。

呂秀文上了馮玉祥的當，都在準備動手了。忽然聽說吳佩孚已經離開天津，上了華聯輪。呂秀文害怕吳佩孚，更唯恐鄭士琦肘腋生變，措手不及，他會老起臉皮去向吳佩孚求援，臨時中止了曹州舉事倒吳的計劃，使馮玉祥的陰謀詭計落了空。

一直要到呂秀文獲知確息，吳佩孚業已入長江，到湖北，轉赴河南。馮玉祥這才唆令駐兵冀南的國民二軍總司令孫岳，駐軍河南的國民三軍總司令胡景翼，再派人去游說呂秀文，這一次，呂秀文認為時機業已成熟，雙方一拍即合。

雙手奉送山東地盤

呂秀文決定動手，他帶了第三混成旅的兩名團長：孫輔堂和馬士貴，三個人盛陳兵衛，直奔曹州，脅迫第三混成旅旅長，兼曹州鎮守使徐鴻賓，要他宣告獨立，舉兵反叛鄭士琦。

可是，徐鴻賓說什麼都不肯幹，他一口回絕的說：

「犯上作亂，這種事不是我徐某人幹的。你們一定要胡來，那我只好走路！」

倒戈將軍馮玉祥唆使的三名叛將一商量，都覺得不忍加害這位老長官，便放他一條生路，由着徐鴻賓，拖家帶眷的去了天津。

徐鴻賓一走，呂秀文、張輔堂、馬士貴立刻發動，派一支隊伍，繳了徐鴻賓警備隊的械，再由呂秀文以「國民軍第七路司令」的名義，宣告曹州獨立，忙不迭的招兵買馬，招撫土匪，在短暫期間之內，組成了一支擁有四旅之衆的叛軍。

另一方面，鄭士琦在濟南聞警，他心知他正腹背受敵，四面楚歌，山東一省是張作霖、張宗昌、馮玉祥，乃至重整軍旅，東山復出的吳佩孚，所必欲到口的一塊大肥肉。內部糾紛萬萬鬧不得，否則的話，星星之火，可就要成燎原之勢了。

於是鄭士琦先發制人，調兵遣將，他亟欲在最短時期內，將曹州的亂事一舉蕩平，免得曠日持久，將會導致外力入侵。他不得使用全部兵力，以泰山壓頂之勢對付叛將呂秀文。

鄭士琦一口氣作了如下的應變措施：

一、派中央第二十混成旅旅長吳長植為曹州鎮守使，自濟寧攻曹州。

二、命兗州鎮守使、兼第六混成旅旅長張培榮為中路，支援吳長植。

三、以第五混成旅旅長李森率領所部，作攻打曹州的第三路。

鄭士琦三路進軍，圍攻曹州，事實證明他的這個如意算盤全都打錯了。首先，第一路，中央第二十混成旅剛剛從山海關吃了敗仗回來，吳長植那一混成旅的一個團，先已被奉軍第六旅旅長郭松齡擊破，一半陣亡，一半被俘，實力已大不如前。所以接連幾次發動攻勢，都被叛軍頂了回去。

至於第二和第三兩路，張培榮與李森，又復懾於馮玉祥國民軍的聲威，被呂秀文的「國民軍第七路司令」唬住了，不敢遽擣其鋒，因而意存觀望，始終逡巡不前，乃使鄭士琦的三路圍剿之策化為泡影。

與師動衆，師老無功，內外在的情勢却不容許鄭士琦再拖下去，至此，鄭士琦心知大勢已去，他既已獲知呂秀文之叛係由馮玉祥所唆使，他便使了一手殺手鐮，發表通電，自動取消先前所宣稱的「山東中立」，而向張作霖正式表示：他歡迎奉軍入魯。

對於處心積慮，企圖染指山東的馮玉祥來說，鄭士琦的這一記殺手鐮是够厲害的，兩害相權取其輕，他是在狠狠的報復馮玉祥，把山東一省讓給奉張，叫馮玉祥偷雞不着蝕把米，眼望着垂手可得的山東地盤，徒呼負負。——奉張聲勢浩大，兵多將廣，投鞭足以斷流，那是馮玉祥所絕對惹不起的。

當時，正值張作霖要染指長江，揮軍入蘇，向鄭士琦示意，奉軍將假道山東。鄭士琦正好把握這個機會，對張作霖的要求，一口答應，而且語氣之間，表示他將讓出魯督一席，條件是換取

張作霖的支持，讓段祺瑞任命他爲安徽督軍。與此同時，鄭士琦又派代表到曹州，游說呂秀文，請呂秀文維持他的尊嚴，讓出曹州府來，以便吳長植走馬上任，呂秀文則提出條件，他可以顧全大局，息事寧人。祇不過，他要求將所部叛軍，改編成一個師，由他出任師長。鄭士琦的代表回到濟南一報告，鄭士琦却認爲呂秀文獅子大開口，他的要求未免太高了。於是濟南、曹州之間，信使往還，反覆磋商，一邊漫天要價，一邊落地還錢。雙方談來談去談不攏，鄭士琦又急於率領省軍，到安徽去就職，無可奈何，他只好向段祺瑞討救兵，央他出面解決這一場風波。

光桿督軍危險行程

段祺瑞正倚重鄭士琦，作爲他的外圍干城，皖系後台，對於鄭士琦的任何要求，都竭盡可能的使他滿意。因此，他派馬良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在四月二十日抵達曹州，見到呂秀文，抬出段祺瑞段執政來壓倒叛軍將領，討價還價的結果，是呂秀文繼任山東第三混成旅旅長，另外成立一個山東混成旅，旅長一職，則由呂秀文的同黨馬士貴出任。

曹州事件順利解決，馬良一個電報拍到北平，段祺瑞覽電大悅，四月二十四日，他便一口氣發表了四項任命，令張宗昌督辦山東軍務善後事宜，令鄭士琦督辦安徽軍務善後事宜，令岳維峻督辦河南軍務善後事宜，令姜登選爲蘇皖魯剿匪總司令。

這四項任命的同時發表，其間是用良心良苦，

大有深意的。自馮玉祥倒戈，張作霖入關，段祺瑞上台，吳佩孚潰敗，北洋政府，便成了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共同維持之局。張馮段三者之中，論實力以張最強，馮次之，段最弱。論地盤則馮玉祥掌握平漢線，張作霖得了平津，段祺瑞只想圖個安徽一省。因此，同時發表這四項任命，目的即在於相關三方面都能擺得平。張宗昌入山東，姜登選當蘇皖魯剿匪總司令，這就表示段祺瑞的執政府同意奉張佔據津浦線，使奉系勢力進入長江下游。岳維峻任河南督軍，固然是前河南督軍，國民三軍總司令胡景翼方於四月十四日病逝，岳維峻已繼任國民三軍總司令一職。近水樓台先得月，誠屬順理成章之舉，不過，段祺瑞特地在四月二十四日，與姜登選、張宗昌的任命同時發表，多多少少，也有點安慰馮玉祥和國民軍系的意思。祇有鄭士琦督皖，等於是朦朧混夾帶，硬塞進去，由此一點，也可以證明段祺瑞身爲傀儡，困守北平，在各方面都有他不得而巳的苦衷。

祇是，北洋軍閥，向來只論力量大小，既不講是非黑白，更不顧交情顏面。段祺瑞的朦朧混夾帶之計，欲使鄭士琦失去山東督軍，而換取安徽地盤，奉系張作霖表面上佯爲贊成，內心裏却根本反對。於是段祺瑞的如意算盤便落了空，鄭士琦的安徽督軍夢，更是被殘酷無情的現實所粉碎，段祺瑞夾在兩大之間的可哂與可憐，至此又變成了深沉的悲哀。

一連串的趣劇，便由於張宗昌督魯，鄭士琦督皖的任命發表而演成，先是，奉軍第一軍軍長

張宗昌，快馬加鞭，行動敏捷。他從南京盡起所部直入山東，五月十日，派他麾下的一員大將，第三路司令畢庶澄，統率大兵，北上曹州，將段祺瑞新發表的山東混成旅，山東第三混成旅兩旅之衆加以包圍，並以雷霆萬鈞之勢，迫令這兩個旅繳械，遣散，呂秀文和馬士貴新官上任沒幾天，便被畢庶澄撵走，落得十分狼狽，落荒而逃。這一着，等於張宗昌狠狠的擱了段執政一耳光。

其次，則鄭士琦過於天真，想把山東省軍當作他的嫡系部隊，準備帶着中央第五師和中央混成第七旅，到安徽去上任。第五師和第七旅都是山東省軍的主力，雖說是中央直屬部隊，但却久戍山東，部隊裏的官兵也是山東人居最大多數，其餘的也多在山東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山東一省自庚子（一九〇〇）事件以後，幾乎就不會經過陣仗，呂秀文、馬士貴之變，也無非是虛張聲勢，搖旗吶喊而已。和我國其他的省份比較起來，山東在二十五年間始終是干戈不起，太平無事的。吃糧拿餉，變成了最安定，最保險的差使，誰肯離開山東跑到安徽去捲入是非圈中，一年到頭的拚命打仗呢？因此，鄭士琦要帶隊伍走，官兵們却大搖其頭，遲遲不行，把個鄭士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說盡了好話，想盡了方法，第五師和第七混成旅依然不賣他的賬，鄭士琦實在沒有辦法了，他只好孤家寡人一個下安徽。

王揖唐督皖綴羽去

軍閥時代，只聽說有光桿省長，却從不曾出過光桿司令。一個督軍沒有自己的嫡系隊伍，那

又怎麼上得了台呢？鄭士琦這位光桿督軍只好先上北平，透過段祺瑞，向張作霖討救兵。張作霖落得作個順水人情，他很豪爽的答覆段祺瑞說：

「蘇魯皖則匪總司令姜登選正率重兵，駐紮徐州；我叫他派一支部隊，隨鄭督軍去上任。萬一有事，姜登選還可以隨時支援。」

得了張作霖這千金一諾，鄭士琦歡天喜地，千恩萬謝，他篤篤定定的要去安徽就職了。然而，還沒有來得及動身，從山東又傳來了驚人消息；張宗昌趁鄭士琦晉京謁段，濟南惶惶無主，他揮師長驅直入濟南市，五月七日，他就在濟南正式就任新職了。

張宗昌提前就職，還不打緊，更令段祺瑞、鄭士琦驚恐交集的是，張宗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密遣奉軍第二十八旅旅長程國瑞，第一補充旅旅長方永昌，率部開赴兗州、平原一帶，攔住了中央第七混成旅南下的去路。鄭士琦和段祺瑞一看苗頭不對，便趕忙致電第七混成旅旅長胡翼儒，命他立刻把隊伍拉到安徽，否則就要重蹈呂秀文、馬士貴的覆轍了。

一經提醒，胡翼儒和第七旅的官兵全都着了慌。他急急忙忙，拉了隊伍就走。唯恐打草驚蛇，引起張宗昌的注意，胡翼儒祕密行軍，將第七混成旅分為兩路，繞道開到安徽去。

詎料，張宗昌不但早已有備，而且消息靈通。第七混成旅一出動，他便電令方永昌、程國瑞攔路截擊，張宗昌用兩個旅包圍胡翼儒的第七混成旅，恰好圍了個四面八方密不通風，奉軍驍悍善戰，為軍養尊處優，好些年都沒有打過仗了。

五月二十一日，奉軍在兗州、平原等處將魯軍團圍住，連一聲槍都沒放，吆喝了一陣繳械繳械！魯軍便乖乖的放下槍來。

這一支中央第七混成旅，本來是段祺瑞的智囊，前陸軍部次長徐樹錚，用借自日本人的錢，使日本人的新式軍械，讓日本軍官訓練出來的邊防軍，曾經一度是皖系段祺瑞的看家本錢。詎料民國 年直皖一戰，訓練素稱精良的邊防軍被吳佩孚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邊防軍第二師師長馬良曾經率部在山東駐紮過，所以馬良和魯軍各將領頗有淵源。當邊防軍第二師在河北被擊潰，殘餘之眾便退到山東來，改編而成第七混成旅，殊不知又葬送在張宗昌的手裏。

方永昌、程國瑞繳下了第七混成旅的槍械，勒令他們就地解散，邊防軍僅存的一支部隊就此完了，這又是對段祺瑞的一次重大打擊。尤其，這一個混成旅的軍械裝具，充為魯軍之械，張宗昌繳了他們的械，等於發了一筆洋財。

如此這般，鄭士琦便更成爲一條光桿了，當時他唯一的資本，就只有張作霖的一項承諾，他叫姜登選給鄭士琦撐腰，鄭士琦還想仗着奉張的聲勢，順順當當坐上安徽督軍這一席。

於是他單槍匹馬到了徐州，先去拜訪蘇魯皖剿匪總司令姜登選，央求他大力幫忙，讓自己去走馬上任，當時，姜登選是滿口答應了的。

安徽方面，則在直奉二次大戰以後，安徽第三混成旅旅長王普，聯合已浙皖督倪嗣冲麾下的皖軍部隊，同起驅逐安徽督軍，兼第一混成旅旅長馬聯甲，因為馬聯甲屬於直系，和江蘇督軍齊

燮元的關係非常密切。十三年十一月，段祺瑞派王揖唐爲皖督兼安徽省長，王揖唐下車伊始，便揚言整頓財政，準備大批裁兵，引起了皖系將領的不滿。他的計劃是將安徽全省軍費，從每月四十五萬餘元減到二十一萬五千元，但是他自己無兵無餉，這個計劃也就無從實現。民國十四年二月，王揖唐專程晉京，向段祺瑞求助，段祺瑞想盡了辦法，也只能抑止皖中將領的不滿於一時，裁軍之舉依然無法進行。四月二日，安徽第五混成旅旅長華鏞章、憲兵司令程文沅，電請段祺瑞廢除督軍，用意在於阻止王揖唐回任。王揖唐制不了這批驕兵悍將，只好上南京，乞援於盧永祥。盧永祥在江蘇督軍任上也是自顧不暇，他幫不上忙。段祺瑞便發表鄭士琦督皖，而以王揖唐專任安徽省長。

張宗昌下江南之役

鄭士琦南下赴任之際，正是奉系大將姜登選統率第二師一旅又三團，以魯皖蘇剿匪總司令的名義坐鎮徐州，姜登選所統轄的奉軍番號如下：

- 東北陸軍第八師 丁喜春
- 第廿五旅 錢忠山
- 第卅五旅 田德勝
- 東北陸軍第二十師 邢士廉
- 第二十四旅
- 第四十二旅 趙鳴皋
- 東北陸軍第卅一旅 朱棟臣
- 徐海鎮守使 孫鉢傳 下轄三個團
- 照張作霖的本意，他是想叫姜登選當安徽督

軍，楊宇霆當江蘇督軍，一舉囊括蘇、皖兩省的。因此，當鄭士琦形隻影單，勢窮力蹙，上北京求張作霖，到徐州求姜登選，要姜登選支持他壓制皖軍，去當安徽督軍，那簡直是與虎謀皮，痴人說夢。

於是，當鄭士琦一脚跨進安徽省境，首先便有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長倪朝榮，和憲兵司令程文沅，聲稱將以武力對抗。鄭士琦大吃一驚，連忙回過頭來向姜登選求救，姜登選就置之不理，存心看他的好戲。鄭士琦進退失據，無可奈何，只有棄職而走。段祺瑞費盡心機，想要安徽這快地盤，結果依然成爲鏡花水月，不久以後，他便照着張作霖的意思，明令發表姜登選督皖了。

張宗昌從一員奉軍第三旅旅長，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不次擢升，陞任奉軍第二師師長、第一軍副軍長，第一軍軍長，蘇魯皖剿匪總司令，而山東督軍兼省長，論升遷之速，誠足令人嘖嘖稱奇。然而，若謂其擴充實力的突飛猛晉，一日千里，那才真足以叫人舌擡而不下哩。

原來，當張宗昌南下入蘇之初，他部下的人馬，編制如次：

- 奉軍第三旅旅長 褚玉璞
- 第六十二團團長 辛錫祿
- 第五十六團團長 黃鳳岐
- 補充隊 缺
- 奉軍廿八旅旅長 程國瑞
- 第七十四團 缺
- 第七十九團 缺
- 補充團 缺

- 奉軍第廿九旅旅長 許 珉
- 第四十四團團長 杜鳳舉
- 第六十三團團長 張繼喜
- 第六十八團團長 郭 潔
- 補充團團長 祁文才
- 奉軍第卅二旅旅長 畢庶澄
- 第六十七團團長 賀文良
- 第七十二團團長 祝祥本
- 第七十五團團長 段麟祥
- 第一梯隊司令 聶嘉夫（白俄）
- 第二梯隊 缺
- 預備第一梯團 缺

張宗昌的這一基本隊伍，褚玉璞的第三旅約有八千餘人，程國瑞的第二旅有五千餘人，許珉的第二十九旅有七千餘人，畢庶澄的三十二旅有五千餘人，總人數當在三萬左右。

三十五個字的官銜

江南之役，除了大肆搜刮，得了大批的糧餉械彈，張宗昌更利用戰勝餘威，儘量的收編敵方潰卒。例如駐上海的鄂軍張允明部，官兵大都是北方人。部隊一垮，流落各方，人生地不熟的，連混個一日三餐都成問題。於是張宗昌伸手一抬，宣佈一聲既往不咎，投效他的隊伍依舊吃糧拿餉。這一支潰散部隊很快的就歸於張宗昌的旗下，張宗昌把他們編成兩個補充旅，以方永昌、姚舜分任旅長。

與此同時，張宗昌原有的四員旅長，褚玉璞、許珉、程國瑞和畢庶澄，也學他們「效帥」的

作風（張宗昌字效坤），見了散兵游勇便收容，每一個旅都在作漫無限制的擴充，使他們的部隊，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當年中國軍隊，通常一個旅只有兩三千人，唯有張宗昌的四個旅，人數臻及五、六、七、八千不等。一俟打了一趟江蘇，更是沒有一旅不在一萬人以上了。

就這樣，在張宗昌進入山東以前，他的部隊已自三萬餘人擴至九萬餘衆，直叩十萬大關。其間只有一段時期，因為張宗昌的部隊擴充得太快，糧餉不及，方才減了兩成。

及至張宗昌所部開進了山東，山東所有的省軍和中央軍，全都成爲了他爭取、吸收的對象。山東舊有各師旅，有的他照單全收，改頭換面。有的則在繳械以後立予解散，只是解散後的官兵無路可走，又投向張宗昌的軍中。益以先前調駐山東的東北陸軍第五十五旅旅長徐源泉，他那一個人旅也全部納入了張宗昌的建制，至此，張宗昌的人馬便激增爲二十萬人了。

張宗昌的勢力急速膨脹，對好大喜功的長腿將軍來說，自然是再好也沒有的現象，可是，自古以降，無分中外，總是兵越多餉便越難，連齊魯禮義之邦的山東也不例外。山東本來就不是一個富庶的省份，以一省之財力，要養二十萬大軍，即使中央、地方稅收全給了部隊也嫌不夠，更遑論槍械彈藥和糧秣輜重了。張宗昌給龐大的軍費，逼得氣都透不過來，迫於無奈，他就只好竭澤而漁，濫發紙幣，不但在全省各地預先征借田賦，尚且物無巨細，莫不捐稅重重，他的儘情搜括，使得山東老鄉的膏血都爲之罄盡了。

到了民國十四年底，孫傳芳擊敗奉軍，進入南京，自任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儼然東南霸主。孫傳芳把奉軍兩支主力，安徽督軍姜登選、江蘇督軍楊宇霆，所帶的東北軍全部驅出江蘇、安徽省境之外，張宗昌奉了老帥張作霖之命，派兵到魯蘇邊境抵禦孫傳芳。這張宗昌鬼精靈得很，他派碩果僅存的一支魯軍打頭陣，那便是中央第一師師長施從濱。

施從濱領軍南下，與孫傳芳的大隊人馬在魯邊境鏖戰，由於眾寡懸殊，張宗昌行的是借刀殺人之計，中央軍第一師終於被孫傳芳擊敗，師長施從濱陣亡，第一師官兵紛紛作鳥獸散。這時候，張宗昌的各級部隊又儘量吸收，使中央軍第一師的番號，就此不再存在，魯軍宣告消滅，官兵都分散到張宗昌的各部隊，張宗昌偏還不打仗了，他跟孫傳芳停火議和。

直魯聯軍總司令、山東保安總司令，還兼一個「第一軍軍長」。

在那時候，張宗昌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槍械究竟有多少，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成爲他名門天下的「三不知」之一，是即不知道有多少兵械，不知道有多少錢，不知道有多少姨太太。

兵多不知番號幾許

不過，筆者却保有一份很珍貴的資料，那便是東北軍第二、七軍團呈報東北軍總部的編制及長官姓名表，特予摘錄，有以保存史料：

義威上將軍、東北第二、七方面聯合軍團長、直魯聯軍總司令、山東保安總司令：張宗昌

第一軍 張宗昌 駐濟南

暫編第三師師長 齊玉珩

第十一師師長 卞英傑

第十三師師長 顧震

第十七師師長 田公育（陝西名將田

維勤的兒子）

第二十二師師長 董鴻遠

第六十四師師長 宮梅峯

第六十九師師長 祝祥泰

第七十師師長 張學成（張作霖之子、

張學良之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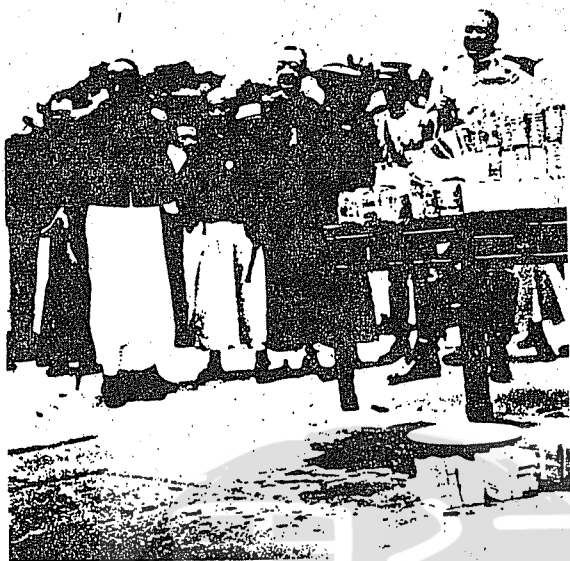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一師師長 杜廣乾

第七十二師師長 郭敬成

第七十四師師長 陸裕光（廣西督軍陸

榮廷之子）

張宗昌自己率領的這一個軍，竟有十一個師



粗中有細 駐京奉軍焚燬軍用票，張宗昌（右）親自檢點紙幣號數。

之多。這大概是民國史上編制最大的一個軍了。
第二軍軍長 張敬堯（皖系大將，前湖南督軍）

張敬堯的這一個軍由於槍械不足，被張宗昌改編為一個中將支隊，兩個少將支隊，而將張敬堯調為第二方面軍副總司令。

中將支隊長 袁家驥
少將支隊長 郭大勝

少將支隊長 陸錫廣
第三軍軍長 程國瑞 駐泰安

第二十六師師長 黃鳳岐

第四十六師師長 吳傑

第五十六師師長 何長保

這三個師，後來改編為三個少將支隊。

第四軍軍長 方永昌 駐嶧縣。

下轄第二、第八，兩個少將支隊，後來沒有編成。

第五軍軍長 王棟 駐魯東南一帶

第二十師師長 王寶慶

第三十一師師長 朱玉賢

這兩個師，後來都改成中將支隊。

第六軍 缺

第七軍軍長 許琨 駐韓莊

第五師師長 張繼喜

第二十七師師長 段麟祥

第四十七師師長 姚鈺

第一百五十七旅旅長 皮華清

第一百四十三旅旅長 孫百萬

第八軍軍長 柴雲陞 駐壽張

第二十八師師長 王振亞

第二十九師師長 賈錫坤

第八十師師長 朱光宗

第九軍 缺

第十軍軍長 吳奠卿 駐臨城

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個上校支隊。

隊。

第十二軍軍長 張宗輔 駐沂州

轄一一四、一一七、一六三，共三個旅。

第十二軍軍長 寇英傑（自河南前來投降

的）

第十三軍軍長 劉志陸 原粵軍 駐濟寧

第六十一師師長 謝文炳

第六十二師師長 陳修爵

第十五軍軍長 陳文釗 舊直軍

少將支隊長 劉培緒

少將支隊長 許寶祥

第二十三軍軍長 楊清臣 駐鄆城

第二十六軍軍長 張萬信

第二十七軍軍長 李耀昌

第二十八軍軍長 紀元林

第三十軍軍長 毛思義

第三十一軍軍長 武行周

挺進軍總指揮 王振

山東憲兵司令 田友望

工兵總監 宋保善

航空司令 尹日陞

鐵甲軍司令 車合夫（白俄）

白俄軍司令 聶嘉夫（白俄）

工兵集團長 張震寰

騎兵集團長 吳奠卿

幼年兵團長 張幼卿（張宗昌的兒子，有兩千多名兒童軍）

千多名兒童軍）

義威軍衛隊旅旅長 周鴻昌

義威軍第一團團長 鍾震國（張宗昌的乾兒子）

兒子）

以上是張宗昌的第二方面軍團的編制，除此而外，還有河北督軍褚玉璞的第七方面軍團，一共有十個軍二個師，其番號如次：

第六軍軍長 徐源泉

第十四軍軍長 孫殿英 兼大名鎮守使

第十五軍軍長 褚玉璞兼

第十六軍軍長 袁振青

第十七軍軍長 曲同豐 後來直轄於張宗昌

第二十軍軍長 李藻麟

第二十一軍軍長 王振

第二十三軍軍長 楊清臣

第二十八軍軍長 紀元林

第三十一軍軍長 武行周

直隸陸軍第一師

直隸陸軍第二師

張宗昌所轄部隊份子之雜，編制之亂，不但在當時為全國之最，而且，揆諸一部近代史上，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